

# 全球贸易低速增长之谜

苏庆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 全球金融危机给国际贸易带来严重冲击;2009年全球贸易额大幅下滑,2012年以来年均贸易增长仅3%左右。这一现象可被称为“全球贸易低速增长之谜”。本文的数量分析表明,结构性因素对贸易增速放缓的影响略大于需求因素。其中,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包括全球贸易中商品构成的变动、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红利消失、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变动和贸易保护抬头等。<sup>①</sup>这些结构性因素均通过影响贸易收入弹性来影响贸易增速。预计未来几年,全球贸易增速将在3%-4%这一区间附近徘徊,仍无法达到危机前的水平。全球贸易低速增长对中国外贸结构转型升级而言,既是压力也是动力。

**[关键词]** 贸易低迷;需求因素;结构性因素;全球价值链

**[DOI编码]** 10.13962/j.cnki.37-1486/f.2016.05.001

**[中图分类号]** F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10(2016)05-0005-08

## 一、全球贸易低速增长的特征事实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贸易造成了严重冲击。<sup>②</sup>2003-2007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额)年均增速为8.32%,但是2008年全球贸易增速下降至2.92%(图1)。2009年全球贸易更是出现大幅下滑,负增长高达10.40%,是1980年以来全球贸易下降幅度最大的一次。1980年以来,全球贸易额下降的年份仅有1982年和2009年,2009年负增长率高出1982年7.92个百分点。<sup>③</sup>因此,经济学界将2009年全球贸易大幅下降的现象称为“全球贸易大崩溃”(the great trade collapse)(Baldwin, 2009; Haddad et al., 2010; Bems et al., 2012)<sup>[1][2][3]</sup>。

贸易大崩溃之后的两年,全球贸易名义上重新焕发活力,但实际上仍比较低迷。2010年,全球贸易增速高达12.73%,远高于2003-2007年的平均水平;2011年全球贸易增速回落至6.70%,仅略低于2003-2007年的平均水平。贸易增速的迅速反弹显

然离不开世界各国政府为应对危机出台的各项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且这些政策在短期内发挥出较强的效力,抑制了需求的下降。但是,如果考虑到2009年全球贸易大幅下降造成的基期效应,则2010年和2011年全球贸易增速的反弹似乎只是假象。比如,以2008年全球出口额做为基数,2010年全球贸易增速仅为1%。同理,2011年的全球贸易增速也没有名义上表现得那么高。

2012-2014年,全球贸易仍维持低速增长。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全球贸易增速分别为2.88%、3.66%和3.30%,持续在3%的水平上徘徊。这说明,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第6年,全球贸易仍未摆脱低迷态势。

从更长的历史视野来看,纵观整个20世纪,也只有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世界贸易呈现较长的低迷期。图2描述了1870-1973年间的全球贸易增速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情况。可以看出,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APEC地区贸易增加值核算及相关政策研究”(项目编号:71441012)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创新项目“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苏庆义(1984-),男,山东曲阜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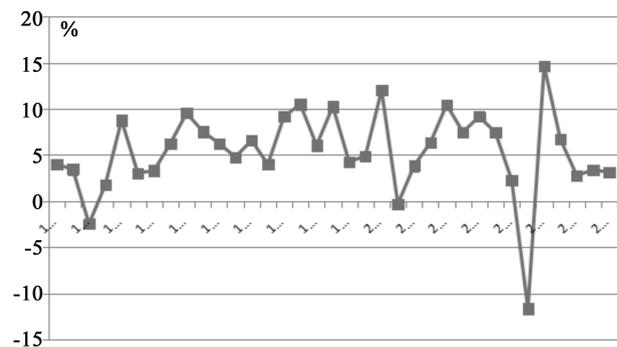


图1 全球出口增速(1980~2014年)

资料来源: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在1913-1950年期间,世界贸易增速明显低于GDP增速;而在1929-1938年“大萧条”期间,世界贸易平均增速则是负数。尽管相比现在,“大萧条”期间贸易的表现更加低迷,但是“大萧条”期间贸易低迷的原因则相对简单,普遍认为是宏观经济的不景气和破坏性极强的关税战造成的。而2008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速放缓背后的原因则更为复杂。

因此,可以将起源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球贸易低速增长现象称为“全球贸易低速增长之谜”。全球贸易低速增长是相对而言的,即相对2003-2007年平均8.32%的增速,2008-2014年平均3.11%的增速是明显较低的。我们将全球贸易低速增长现象称为“迷”有两种含义:(1)和1950年以来贸易收入弹性大于1的情况不同,近几年贸易的收入弹性小于1(Hoekman, 2015)<sup>[4]</sup>。也即以世界贸易增速与世界GDP增速之比作为考量(贸易的收入弹性),该指标在金融危机前后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03-2007年,贸易收入弹性的平均值是1.66,即贸易增速明显快于GDP增速。但是,除贸易增速大幅下滑的2009年外,2008-2014年贸易收入弹性的平均值下降为1.36。尤其是2012-2014年,贸易的收入弹性均小于1。这说明,近3年的全球贸易增速低于GDP增速,不同于过去60余年全球贸易增速与GDP增速的关系。(2)此次贸易低速增长背后的主要原因众说纷纭。尽管学者们罗列了许多原因,但是对于哪些原因起主导作用,哪些原因只是起一定的影响作用,仍无法说清楚。一般而言,影响贸易增速的原因无非是短期因素(周期性因素或宏观因素)和长期因素(结构性因素)。尽管已有大量文献对此进行研究,但是学界对贸易增速放缓背后

的主要原因仍未达成一致意见。一是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对贸易增速放缓的贡献度尚未可知,二是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内部具体因素的作用大小仍有待研究。

本文除探讨全球贸易低速增长的特征事实以外,将重点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预测未来的贸易增长情况;最后在全球背景下简要讨论中国对外贸易情况并总结全文。

## 二、全球贸易低速增长探源

全球贸易低速增长之谜主要体现在其原因的重要性难以理清,但可以将这些原因归纳为两大因素: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短期因素也被称为周期性因素,主要是指宏观层面的影响,包括价格因素和需求因素等。长期因素也被称为结构性因素,普遍认可的因素包括(Hoekman, 2015)<sup>[4]</sup>:(1)全球贸易商品构成的变化,即收入弹性较高的商品(如投资品、耐用品等)占比下降。(2)中国和中东欧国家融入世界经济的红利逐渐消失。(3)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能力和动力弱化。(4)贸易保护主义导致国内企业和消费者倾向于购买本国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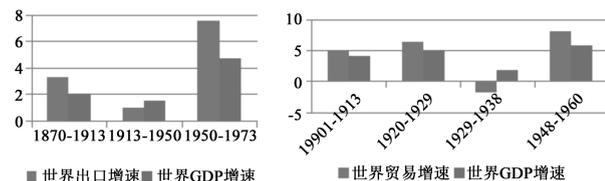


图2 世界历史上的贸易和GDP增速

资料来源:Irwin(2015)<sup>[5]</sup>

价格因素是指商品价格下降对全球贸易名义增速的影响。金融危机之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明显。以现价美元计价,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在2008年4月达到峰值水平298.6,同年12月底跌到谷底186。由于各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刺激,2010年和2011年大宗商品价格反弹,但是在2012年和2013年大宗商品价格又开始下跌(王永中,2015)<sup>[6]</sup>。这导致以货币单位衡量的贸易额下降。在最近两年,美元指数整体呈现上涨态势,美元坚挺也会导致以美元计价的贸易额增速受到影响。

剔除价格因素后,可以将全球贸易名义增速转换为实际增速。由于实际增速代表了全球贸易量的变动,所以实际增速更重要。全球贸易实际增速主

要受需求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下面,我们首先建立分解需求因素和结构因素对全球贸易增速(以下的贸易增速均指实际增速)影响大小的框架,然后进行相应计算,得出各自贡献度;随后具体分析各类结构性因素。

(一)需求因素还是结构性因素

在建立相应的分解框架前,我们首先单独分析全球贸易大崩溃背后的原因。2009 年全球 GDP 下降仅 0.009%,但是全球货物和服务出口下降 10.40%,全球货物出口更是下降达 11.65%。<sup>④</sup>很显然,需求因素无法完全解释贸易的大幅下滑。以下结构性因素可能造成了贸易大崩溃:(1)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导致的放大效应。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在不同国家完成,中间品贸易占较高比重,最终需求下降导致各类中间品贸易下降,造成放大效应。(2)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得消费者和生产者因经济不景气而减少购买外国产品,更进一步降低了对进口品的需求。(3)投资品和耐用品的收入弹性往往较高,而必需品的收入弹性较低,因此在经济形势不好时,投资品和耐用品的需求下降更大。

事实上,自 2000 年以来,贸易收入弹性(结构因素)确实发生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图 3)。<sup>⑤</sup>在 20 世纪 90 年代,贸易的收入弹性一度接近 3,但是随后却不断下降。2005-2015 年期间,贸易的收入弹性平均仅有 1.5 左右。这说明,即使从较为长期的历史视野来看,结构性因素也确实是不可忽视的。

下面探讨近期全球贸易增速放缓背后的原因。假设贸易增速用  $t$  表示,经济增速用  $g$  表示,贸易的收入弹性用  $e$  表示。则:

$$\begin{aligned}
 t_{2012-2014} - t_{2003-2007} &= g_{2012-2014} e_{2012-2014} - g_{2003-2007} \\
 e_{2003-2007} &= e_{2003-2007} (g_{2012-2014} - g_{2003-2007}) + g_{2012-2014} \\
 (e_{2012-2014} - e_{2003-2007}) &= e_{2012-2014} (g_{2012-2014} - g_{2003-2007}) + g_{2003-2007} (e_{2012-2014} - e_{2003-2007}) \\
 &= \underbrace{\frac{e_{2003-2007} + e_{2012-2014}}{2} (g_{2012-2014} - g_{2003-2007})}_{\text{需求因素贡献}} + \\
 &\quad \underbrace{\frac{g_{2003-2007} + g_{2012-2014}}{2} (e_{2012-2014} - e_{2003-2007})}_{\text{结构性因素贡献}}
 \end{aligned}$$

上述公式中,和分别表示 2012-2014 年、2003-2007 年全球贸易平均增速,和分别表示 2012-2014 年、2003-2007 年全球 GDP 平均增速,和分别表示 2012-2014 年、2003-2007 年贸易的平均收入弹性。<sup>⑥</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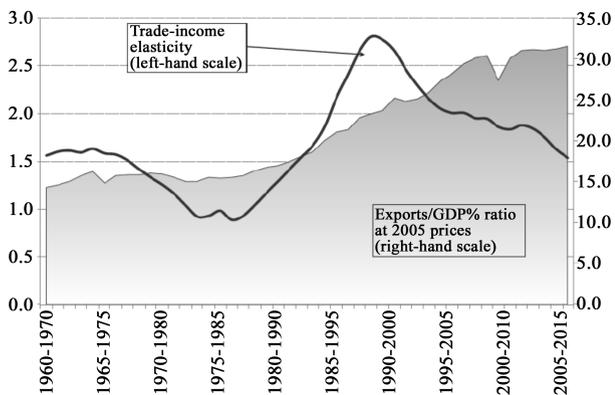


图 3 出口和 GDP 的比重以及贸易的收入弹性  
资料来源:Hoekman(2015)<sup>[4]</sup>

上式表明,当采用贸易的实际增速时,贸易增速的下降可以由需求因素(短期因素)和结构性因素(长期因素)共同解释。需求因素可以由 GDP 增速的下降来表示。而贸易收入弹性代表了需求的拉动能力,因此贸易收入弹性的变动代表了结构性因素对贸易增速的影响。

表 1 贸易增速下降背后的因素分解

贸易增速下降幅度	GDP 增速下降幅度	贸易弹性下降幅度	需求因素贡献	结构因素贡献
4.75%	1.55%	0.67	2.05% (43.08%)	2.70% (56.92%)

注:贸易增速下降幅度是指下降多少个百分点,GDP 增速下降幅度同理,贸易收入弹性下降幅度是指下降的绝对值。需求因素贡献是指对贸易增速下降贡献多少个百分点,括弧中是贡献的比重,结构性因素贡献同理。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中的数据以及上述分解公式计算得出。

分解结果显示(表 1),需求因素和结构性因素都是世界贸易低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是结构性因素的贡献度要高一些。现有研究对世界贸易低速增长的原因探析并未得出一致结论,比如 Boz et al. (2015)<sup>[7]</sup>、Ollivaud 和 Schwellnus(2015)<sup>[8]</sup>、Gangnes et al.(2015)<sup>[9]</sup>强调了需求因素的重要性,Constantinescu et al.(2015)<sup>[10]</sup>、Gaulier et al.(2015)<sup>[11]</sup>、Escaith 和 Miroudot(2015)<sup>[12]</sup>则强调了结构性因素的重要性。本文上述分解无意于也不能为目前的争论提供一个定论,仅是从数量分解的角度提供一个定

量的分析。

## (二) 打开结构性因素的黑箱

结构性因素的类别很多(苏庆义,2015)<sup>[13]</sup>,现有文献并没有统一结论。而且,基于目前的研究,我们尚不能建立量化各结构性因素贡献度的框架。因此,只能遴选四个代表性结构因素进行分析。这些因素在文献中的争议较少,都是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

### 1. 全球贸易商品构成的变化

2009年贸易大崩溃时,货物贸易下降幅度大于服务贸易,货物贸易中的耐用品下降幅度大于非耐用品(消费品),导致货物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耐用品占货物贸易的比重均下降(图4)。而由于货物贸易的收入弹性大于服务贸易、耐用品的收入弹性大于非耐用品,在接下来的年份中,总贸易的收入弹性相比金融危机前降低,从而即使相同的GDP增长率对贸易的拉动力也减弱。

Levchenko et al.(2010)<sup>[14]</sup>重点研究了美国的情形。2009年,对于美国的出口和进口而言,汽车行业和工业用品行业下降幅度远高于消费品,而且货物贸易下降幅度明显高于服务贸易。Constantinescu et al.(2015)<sup>[10]</sup>对于世界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由此,贸易大崩溃这一外生冲击导致的全球贸易商品构成的变化影响到2010-2014年的贸易收入弹性,使得这些年份的收入弹性降低,从而同样1%的GDP增长率带动的贸易增速也会下降。

### 2. 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尤其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红利消失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逐渐融入世界经济;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东欧国家也进行一系列改革,开始融入世界经济。改革开放后的1992年,受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影响,中国对外资和外贸领域的限制进一步放开,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有一个跳跃式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为中国也为世界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金融危机前的20余年,中国出口增速经常高达20%,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13年,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1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中国外贸对世界贸易增速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自身的贸易增长,还表现

在中国通过参与全球生产分工尤其是亚洲生产网络,从而带动其他国家的外贸发展。中东欧国家则通过加入欧盟融入欧洲价值链,带动欧洲地区贸易的快速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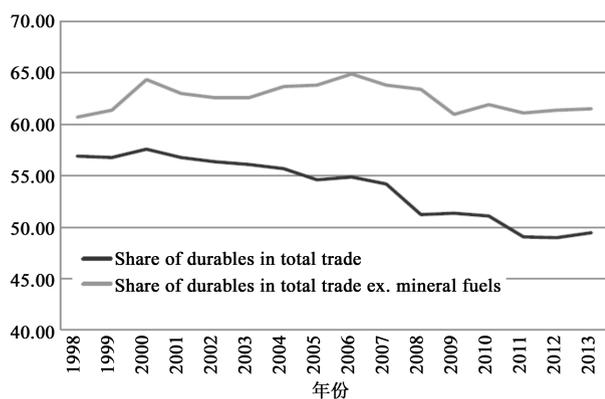


图4 耐用品占总贸易的比重

资料来源:Gangnes et al.(2015)<sup>[9]</sup>

但是,在中国加入WTO的10年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发生变化,且中国自身的外贸增速也开始下降;欧洲地区也由于经济低迷,外贸发展进程受阻。中国原有的出口模式是通过进口中间品进行加工组装,加工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超过50%(图5)。这种模式能够带动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经济体的出口,从而具有较强的贸易创造效应,或曰“正外部性”。但近年来,中国加工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稳步下降,目前仅占40%左右,出口的正外部性开始减弱。与此同时,中国自身的外贸增速也明显下降。如果扣除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数据,2002-2011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均大于17.2%,而2012年和2013年的出口增长率仅是7.9%,2014年出口增长率仅为6.1%。由此可见,近年来,中国出口增长率下降10余个百分点。中国自身外贸下降和对世界拉动能力减弱这两种效应叠加在一起,使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红利逐渐消失。

### 3. 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

金融危机前贸易增速远高于GDP增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深化;同样,如果金融危机后全球价值链分工受到损害,则贸易增速和GDP增速的关系将发生变化,即贸易的收入弹性降低。全球价值链对贸易收入弹性的影响源于生产的国际化使得同一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原材料和中间品多次跨越国境,并且均被统计在传统的贸易数

据中,从而出现“放大效应”。如果全球价值链分工受到负面冲击,则最终品贸易对中间品贸易的带动作用弱化,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放大效应”会弱化,从而影响贸易的收入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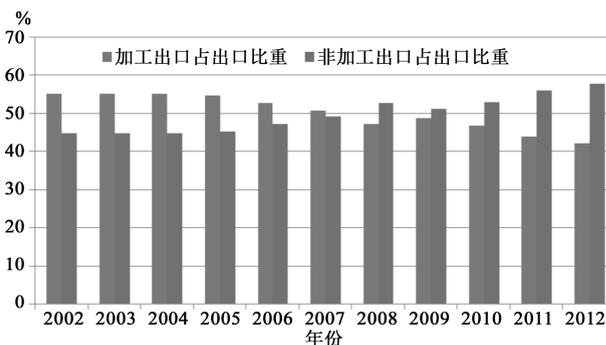


图5 加工出口和非加工出口占总出口比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海关统计数据计算得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不断深化,但是全球金融危机损害了这一进程。一般来讲,可以使用增加值出口和总值出口的比例(VAXR)来衡量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Johnson和Noguera,2012)<sup>[15]</sup>,该指标越低则说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越深。表2列出了1995-2011年世界范围内VAXR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1995-2008年,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不断深化,VAXR从0.702下降到0.622;但是2009年VAXR突然上升到0.659,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确实出现了逆转,分工程度有所降低;此后的2010年和2011年,VAXR虽然有所降低,但是截至2011年,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仍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表2 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衡量指标

年份	VAXR	年份	VAXR	年份	VAXR
1995	0.702	2001	0.654	2007	0.628
1996	0.698	2002	0.662	2008	0.622
1997	0.686	2003	0.660	2009	0.659
1998	0.682	2004	0.646	2010	0.647
1999	0.678	2005	0.643	2011	0.639
2000	0.652	2006	0.628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计算得出。

从微观的角度来讲,危机期间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弱化主要源于企业在面临不确定性时将降低生产分割程度。Carballo(2014)<sup>[16]</sup>使用美国2002-2011年企业层面的出口数据研究了企业在面临诸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生产一体化表现。结果表明,企业在面临需求的不确定性时,确实会降低生产

一体化程度。模拟结果表明,如果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降低,也就是说如果金融危机没有使得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弱化,则2009年的贸易大崩溃程度会降低8%-12%。

#### 4. 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

自从1995年WTO成立以来,多哈回合谈判始终未果,使得新世纪以来的贸易自由化进程明显受阻。而历史经验表明,危机期间世界各国往往倾向于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即施加更多的贸易保护政策。贸易保护政策手段多样,不仅包括传统的反倾销、特殊保障措施等,还包括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以及技术性壁垒等。WTO会统计每年各类贸易保护措施的数量(包括发起和执行)。从图6可以看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范围内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数量明显增加,尤其是较为隐蔽的技术性壁垒。此外,WTO还统计了受到进口限制措施影响的贸易比重,该指标越大,表明进口限制越严厉。图7表明,2012年以来的进口限制相比金融危机爆发时确实更加严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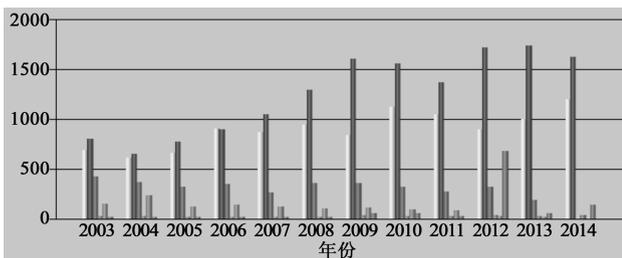


图6 世界范围内发起和执行的贸易保护措施数量

注:同一年份,贸易保护措施种类依次为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技术性壁垒、反倾销、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数量限制等6大贸易保护措施。

资料来源:WTO网站

贸易保护对全球贸易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关税已经越来越低,且传统的贸易自由化主要聚焦于降关税,以提升关税为手段的贸易保护越来越少。但是各种非关税壁垒的增加也意味着贸易成本的上升,阻碍国与国之间的交易。

#### 三、全球贸易低速增长的前景

全球贸易低速增长会持续下去吗?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对影响贸易增速的两大变量做出预测:GDP增长率和贸易收入弹性。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得益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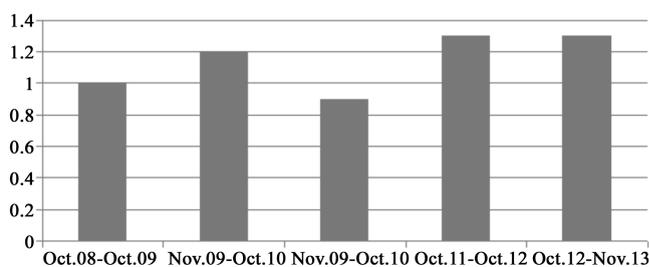


图7 受进口限制措施影响的贸易比重

资料来源:WTO网站,转引自 Boz et al.(2015)<sup>[7]</sup>

发达经济体较好的增长前景,未来几年世界 GDP 增速将略好于 2012-2014 年(表 3),这有利于世界贸易的缓慢复苏。在影响贸易收入弹性的几个因素

中:(1)随着经济复苏,全球商品构成中,耐用用品的比重可能会上升;(2)由于短期内,中国尚没有能媲美加入 WTO 这样融入世界经济的事件,且其他国家也没有类似的机遇,因此这一变量暂时不会变动;(3)全球价值链分工逐步恢复,有利于贸易收入弹性的提高;(4)随着经济复苏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贸易保护壁垒的障碍可能会有所缓解。上述因素中,要么将起到积极的影响,要么暂时不会变动,综合起来看,贸易收入弹性可能会略微有所回升。因此,我们预测,未来全球贸易增速将呈缓慢复苏趋势,但是不会有大的改观。

表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 GDP 增长率(%)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世界	3.404	3.408	3.389	3.451	3.759	3.848	3.873	3.928	3.966
发达经济体	1.224	1.366	1.805	2.363	2.416	2.184	2.082	1.962	1.949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5.16	4.997	4.59	4.261	4.737	5.028	5.109	5.242	5.271
欧元区	-0.811	-0.455	0.881	1.453	1.65	1.6	1.557	1.563	1.54
七国集团	1.435	1.479	1.667	2.312	2.328	2.016	1.876	1.713	1.696
亚洲经济体	6.78	7.039	6.799	6.644	6.419	6.306	6.411	6.554	6.56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	3.111	2.923	1.298	0.863	2.006	2.672	2.812	2.909	2.976

资料来源: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具体而言,未来几年全球贸易增速将略高于 2012-2014 年,但是仍远低于危机前的平均水平。未来几年,全球贸易增速将突破 4%(高于近三年 3%左右的增长),但也不会高于 5%。当然,基于 Constantinescu et al.(2015)<sup>[10]</sup>不那么乐观的估计,

未来两年全球贸易增速仍有可能继续停留在 3%左右的水平。总之,既不能对未来全球贸易增速盲目悲观,也不能盲目乐观,全球贸易增速将在 3%-4%的区间附近徘徊。

表 4 未来全球贸易增速预测(%)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876	3.663	3.304	3.998	4.726	5.025	4.988	5.075	4.999
Constantinescu et al. (2015) <sup>[10]</sup> 乐观预测				4.4	5.1	5.0	5.0	5.0	
Constantinescu et al. (2015) <sup>[10]</sup> 正常预测				1.1	1.9				
本文预测				3.796	4.135	4.233	4.260	4.321	4.363
上述预测的简单平均				4.065 (2.582)	4.654 (3.277)	4.753	4.749	4.799	

资料来源: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Constantinescu et al.(2015)<sup>[10]</sup>,作者计算。

#### 四、结论性评论

在长达一百余年的历史中,能和 2009 年全球贸易大崩溃相比的贸易下滑也仅有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时代,而且贸易大崩溃之后的全球贸易增速呈明显放缓态势。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深化,目前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现象背后的原因更为复杂。数量分析表明,需求因素和结构性因素都是全球贸易增速放缓背后的重要原因,且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更大一些。结构性因素主要体现为贸易收入弹性,但是影响贸易收入弹性的因素又可以分为多种,不过根据目前的研究进展,尚不能具体量化这些结构性因素的影响程度。在分析未来全球 GDP 增长前景和各种结构性因素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未来几年全球贸易增速将在 3%-4%这一区间附近徘徊。

全球贸易增速放缓对中国自身的外贸结构转型而言是压力也是动力。2012 年以来,在全球贸易增

速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增速也呈明显下降趋势,从之前高达 20% 左右的增速跌落至个位数的增长。近几年,中国外贸增速均未达到预期目标,使得中国在进行外贸结构转型时面临增速下降的压力,容易重回追求数量的老路。但压力也是动力,较低的出口增速使得中国外贸不得不放弃传统的价格竞争策略,转而寻求新的竞争优势,能够在其他国家外贸普遍低迷的背景下尽快破茧而出。因此,中国应抵住压力、把握全球贸易增速放缓带来的动力,在未来几年完成合宜的贸易结构转型进程。

全球贸易低速增长还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机遇。2016 年,中国是二十国集团(G20)主席国,将于 9 月 4 日至 5 日在浙江杭州举办 G20 领导人第 11 次峰会。贸易与投资是其中的重要议题,并设立了贸易与投资工作组(trade & investment working group, TIWG)。三次 TIWG 会议以及贸易部长级会议均可以将全球贸易低速增长作为其他贸易与投资议题的统领。比如,G20 平台在制定促进全球贸易增长战略时,可以基于本文对全球贸易低速增长的原因,提出如下针对性措施:降低货物尤其是耐用品的关税;支持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反对贸易保护;为修复全球价值链,倡导包容和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呼吁建立多边投资框架,营造更好的投资环境。中国在任 G20 主席国期间将促进全球贸易增长作为上述倡议的基础,有助于增强各成员国达成共识的意愿。

#### 【注】

①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是相对的。尽管有些长期因素如贸易保护主义似乎也可以称为短期因素,但是为便于理解和分析,我们将除价格因素和需求因素之外的因素均称为长期因素或结构性因素。

②在本文中,“全球”和“世界”的意义相同,不作区分。

③1982 年世界贸易下降是受到 1980-1982 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

④购买力评价法计算。数据来源于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2015 年 4 月发布的数据。

⑤弹性(elasticity)是经济学中最常用的概念之一,用来衡量某一变量 x 变动 1%,另一变量 y 变动的百分比,即。贸易的收入弹性则用来衡量收入变动 1%,贸易变动的幅度。单个国家进口的收入弹性是指本国收入变动时,进口的变动

幅度。全球贸易的收入弹性则用来衡量全球贸易对全球收入变动的敏感程度。本文使用全球 GDP 来衡量全球收入。全球贸易的收入弹性反映了 GDP 对贸易的拉动能力,因此主要由结构性因素来推动。

⑥之所以采用 2012-2014 年这一时间区间,是因为近三年的贸易低速增长较为平稳。

#### 参考文献:

[1] Baldwin, Richard ed., The Great Trade Collapse: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Prospects [C], A VoxEU.org Publication, November 2009.

[2] Haddad, Mona; Ann Harrison and Catherine Hausman, Decomposing the Great Trade Collapse: Products, Prices, and Quantities in the 2008-2009 Crisis [R], NBER Working Paper, No.16253, August 2010.

[3] Bems, Rudolfs; Robert C. Johnson and Kei-Mu Yi, The Great Trade Collapse [R], NBER Working Paper, No.18632, December 2012.

[4] Hoekman, Bernard, Trade and Growth - End of an Era [A], in Bernard Hoekman ed. "The Global Trade Slowdown: A New Normal", A VoxEU.org Publication, 2015.

[5] Irwin A Douglas, World Trade and Production: A Long-run View [A], in Bernard Hoekman ed. "The Global Trade Slowdown: A New Normal", A VoxEU.org Publication, 2015.

[6] 王永中.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回顾与展望 [A]. 2015 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7] Boz, Emine; Matthieu Bussière and Clément Marsilli, Recent Slowdown in Global Trade: Cyclical or Structural [A], in Bernard Hoekman ed. "The Global Trade Slowdown: A New Normal", A VoxEU.org Publication, 2015.

[8] Ollivaud Patrice and Cyrille Schwellnus, Does the Post-Crisis Weakness of Global Trade Solely Reflect Weak Demand [A], in Bernard Hoekman ed. "The Global Trade Slowdown: A New Normal", A VoxEU.org Publication, 2015.

[9] Gangnes Byron; Alyson C Ma and Ari Van Assche,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the Trade-income Relationship: Implications for the Recent Trade Slowdown [A], in Bernard Hoekman ed. "The Global Trade Slowdown: A New Normal", A VoxEU.org Publication, 2015.

[10] Constantinescu Cristina; Aaditya Mattoo and Michele Ruta, The Global Trade Slowdown [A], in Bernard Hoekman ed. "The Global Trade Slowdown: A New Normal", A VoxEU.org Publication, 2015.

[11] Gaulier Guillaume, Gianluca Santoni, Daria Taglioni and Soledad Zignago, The Power of the Few in Determining Trade Accelerations and Slowdowns [A], in Bernard Hoekman ed. "The Global Trade Slowdown: A New Normal", A VoxEU.org Publication, 2015.

[12] Escaith Hubert and Sébastien Miroudot, World Trade and Income Remain Exposed to Gravity [A], in Bernard Hoekman ed. "The Global Trade Slowdown: A New Normal", A VoxEU.org Publication, 2015.

[13] 苏庆义. 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十大原因 [J]. 中国远洋航务, 2015, (04).

[14] Levchenko, A. Andrei; Logan T. Lewis and Linda L. Te-

sar, The Collaps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During the 2008–2009 Crisis: In Search of the Smoking Gun [R], NBER Working Paper, No. 16006, May 2010.

[15] Johnson, Robert C. and Noguera, Guillermo. Accounting for Intermediates: Production Sharing and Trade in Value Added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2, 86 (2): 224–236.

[16] Carballo, Jeronimo, Global Sourcing under Uncertainty [R], University of Maryland Working Paper, December 2014, available at: [http://econweb.umd.edu/~carballo/Carballo\\_JMP.pdf](http://econweb.umd.edu/~carballo/Carballo_JMP.pdf).

(责任编辑: 刘 军)

## The Myth of Global Trade Slowdown

SU Qingyi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brought a serious shock to global trade: trade volume collapsed in 2009, and the annual growth rate of global trade is only about 3% since 2012. This phenomenon can be called "the myth of global trade slowdown".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 structural factors make a little more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trade slowdown than demand factors. And the important structural factors include the change of global commodity composition, the weak bonus of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world economy,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the trade protection, etc. All these structural factors affect the growth rate of trade through income elasticity of trade. We forecast that the growth rate of global trade will be around 3%~4% in the next few years, which is still lower than that befor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global trade slowdown is not only a pressure but also an impetus for China'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e structure.

**Key Words:** Global trade slowdown; Demand factor; Structural factor; Global value chains

